

文艺评论

何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语重心长，凝聚着对文艺事业、文艺规律、文艺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我们要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找准自己坐标、辨识文学底色，充分认识新时代重庆文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创新图变的精神和接续奋斗的姿态，在下一个五年里行稳致远。

大变局中有大气象。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文学最鲜明的历史背景。面对形势的复杂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文学创作如果无动于衷、闭门造车，就一定会被地的读者、现实世界和这个时代所抛弃。而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步如此巨大，人的精神世界如此活跃，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正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我们要牢记“国之大者”，睁开眼睛看世界，准确把握重庆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重庆文学在全市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观察新时代、热情书写新史诗，在大变局的气象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万千中展现重庆文学的万千气象。

新时代中有新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重庆和全国都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先进群体，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对所有文学工作者的思想境界、创作格局、艺术水准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都是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拥有最真切的生活感受和审美体验。我们要在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中，用扎扎实实的作品说话，做推动重庆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攀登者。

多元化中存在多样性。当前，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文化娱乐方式更加多元，受众审美水平越来越高，留给传统阅读的空间和时长受到严重挤压，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化产

品形成竞争关系，如果没有独到的发现、创新的表现、正确的呈现，就不可能引起普遍的关注与共鸣。但同时，网络视听、电子书、移动多媒体等新型载体的广泛运用，极大丰富了文学形态和样式，拓宽了文学传播渠道和平台，作家、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而创作、创新与表达的空间从未如此之大。我们要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主动适应阅读习惯的变化，积极拥抱传播技术的进步，在提高原创力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创作的题材、内容、形式和手法，让文学重新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必需品。

历史观中有创作观。一部作品的格调高低，取决于作者的格局大小，而一位作家创作的成熟，来自于对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世界正确的认知。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给前辈们丰富的滋养和无穷的想象，用灵魂诠释，以江河作笔，向天地设问，奉献了浩如烟海的名篇佳作。一百年来，党领导下的文学事业，始终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激励广大作家为时代放

歌、为人民抒怀。但同时，如何找准新时代重庆文学的历史方位，在新征程上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课题。我们要自觉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以具体作品展现总体性视野、看沧海横流，用个体体验传达普遍性情感、写世道人心，自觉形成具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担当的大创作观。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应紧紧围绕推进重庆文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突出精品创作和文学评论两大重点，将更多的精品力作写在重庆大地上，着力加强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品牌建设，全面优化提升重庆文学的创作生态、政策支撑、整体形象和社会影响，为谱写重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贡献文学力量。

坚持将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找准重庆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把反映新时代、讴歌新征程、书写新史诗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大课题，让广大作家投身时代生活，准确把握时代精神、时代命题与文学命题的关系，准确把握重庆文学与重庆人民、重

庆发展的关系，将目光和笔触聚焦到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全面加强现实题材创作，集中推出一批给人审美享受、思想启迪、心灵震撼的精品杰作。

坚持擦亮文艺评论这面镜子，坚守重庆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重点围绕本土作家作品、当下广受社会关注的主题作品，建设性开展重庆文学评论工作，让重庆作家和作品更受关注。同时，持续加强重庆文学基础研究，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重庆文学全貌和发展趋势，找准重庆文学所处的位置、坐标和努力方向。优化以重庆文学奖为统揽的评奖体系，把读者的“表情包”作为评奖的“风向标”，把低俗、庸俗、媚俗的东西拿下去，将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力作评出来。

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学生态，凝聚重庆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尊重认知差异、包容创作多样，凝聚广泛共识，持续扩大作家朋友圈、画好创作同心圆，让重庆文学界的风气更正、风格更高、风光更美、风采更实，用文学生态的山清水秀换取创作成果的春华秋实。

新的时代恢弘高远，新的征途前程远大。重庆文学、重庆作家承担着使命，肩负着责任。我们要以手中之笔、眼中之光、胸中之志，持续讲好中国故事重庆故事，共同描绘新时代重庆文学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美好图景。

世界读书日专送

个人阅读与公众阅读

李元胜

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有过两次相对集中的阅读。

一次是2000年左右，中国网络诗歌运动蓬勃兴起，我利用业余时间，和诗友们共同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诗歌网站：界限。

那时动态网页还没有普及，网站的每一个页面都需要自己编写。我们收集到的诗友来稿，也都是纸质的。所以我下班后的很多时间，都用来录入和编辑诗人们的稿件。这个枯燥的工作，我干得很兴奋，因为能接触到很多没听说过的诗人的优秀作品。其中特别好的，我会单独收录在一个文件夹里，不时打开细细琢磨。

细读文本的习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养成。我研究得更多的是外国诗人的作品和中国古代诗歌。所以2000年之后的几年，算是我的一次集中补课，比较完整地观察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另外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和之前凌乱的跨语种跨时代阅读相比，集中研究同时代写作者的代表作品，除了有更多的共情和共鸣，还更容易发现不同世代的书写规律和偏好。

我的写作因此受益匪浅，至少能经常警示自己远离流行，保持对世界的独立观察和表达。

另一次，是我离开媒体专事写作之后，有了更多时间参与文学分享活动。作为一个诗人，向公众推荐同时代的优秀诗人及作品，是我喜欢的研讨主题，远远超过分享自己的创作。微信公众号，成为我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工具。

距离上一次集中阅读同时代的诗歌，已经过了十多年，中国当代诗歌又有了很大的进展，甚至基本面貌也发生了改变。手机阅读和朗诵热的兴起，使公众重新关注当代诗歌，连我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也很快有了稳定的订读者。

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阅读，可以通过公众号，和成千上万读者同步，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阅读场景。其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我为无限事公众号量身定制的栏目：诗人最满意的十首诗。

我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开始准备这个栏目，也请教了不少运作微信公众号多年的朋友，特别是当代诗歌为主要内容的先行者，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一定要图文并茂，选择的诗歌一定要短小以适合手机阅读，最好有朗诵。

一位知名诗友给我的忠告是：公众号发表诗歌最好不要超过7首。以他多年的经验，那是普通读者在手机上读现代诗的极限。但我的目标阅读对象是对诗歌有一定阅读或写作经验的人——似乎这样的读者最乐意参与我所作的线下分享。

线下分享总是有局限的，我要把部分内容延伸到网上，这样，他们参加完线下分享后，还可以通过公众号和我继续同步阅读中国当代诗歌。

基于这个定位，我觉得自己的公众号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性，单期所提供的内容可以比一般阅读更丰富和完整。

要了解一个诗人写作的基本面貌，7首诗仍觉仓促，我决定按10首诗的体量来展现，如果一个栏目最终能把代表性的诗人收集到100位，那么我和我的读者们就有了一些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把握。

正如我的预计，这个栏目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在推出一个多月时间后，就做到了推荐准的作品，谁就在诗友圈里被刷屏。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所做的准备工作——对计划推荐的诗人作品进行文本细读，预判公众阅读效果并作出取舍。一方面我用公众号不断推出值得一读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一方面我会在线下或者微信群里同步分享自己的文本细读，鼓励更多人改变阅读诗歌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想仅仅停留在诗歌爱好者阶段的话。

诗歌的文本细读和普通的阅读有什么不

同？文本细读源自英美的新批评，翻译到国内有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燕卜苏的《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等。不过，这些重要著作都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引进。

在此之前，我从赵毅衡先生的一本小册子《新批评》里看到文本细读的介绍，如获至宝，依样画葫芦地运用到自己的阅读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技术性阅读方法。

若干年后，当我读到前述原著，不禁哑然一笑，由转述而自学甚至自创的文本细读法，除了尊重作品是一个客观语言现实这个大方向没变，其他和新批评几乎扯不上关系了。

可能出理工科，我运用的文本细读法，更像是科技领域的逆向工程，作品就好像是产品，通过对它无所不用其极的细致分析，逆向其生产过程，把它还原成设计草图和语言材料。

我用这个方法，尝试研究过自己喜欢的里尔克、博尔赫斯、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世界级的诗人，收获很大，更能体会到他们各自不同的偏好和技巧特点，并从中学习到诗歌写作的一些规律，继而增加自己的创作能力。

《诗人最满意的十首诗》在我经过精选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对入选的每位诗人进行了简洁的点评，归纳了文本细读的部分感受。这项工程还在持续进行，因为总是不断地有陌生的新诗人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带给我全新的阅读体验。

与此同时展开的，是我和朋友对《诗人最满意的十首诗》系列诗人和作品的细读，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微信群里，有时在辅导青年作家的课堂上。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还没有一件工作这样让我有成就感，我把自己的私下阅读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变成了公众阅读，让青年的同行能获得更客观的文本研究方法，进而提高自己的写作。

这个传统老工业区经济总量、工业和就业90%的份额。

深入 引来源头活水

《南桐人干醒了》。本报记者：柏志荣。

1990年仲夏的一天，《重庆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渝南万盛特大旱灾。时任该报副总编柏志荣曾撰撰40多度的高温在田间地头采访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

柏总低调谦和，微微的笑意深处是他对职业的务实与严谨。

白天，他和大家穿梭于野外，调查溪流河谷，躬身干涸的稻田禾苗。他的采访本上如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蝌蚪；饭桌上，他长时间停下手中的碗筷与人交流旱情。晚上，除继续采访或消化素材外，他常常伴着蛙鸣查阅材料、写稿到深夜。

《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南桐矿区抗旱斗争纪实》《危难之时见真情》……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报近40篇来自太阳烘烤的报道刊发后，引起发烫的反应。干旱引发、采煤沉陷、水利设施滞后所致的“百年矿城”用水问题，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1988年8月9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为题，“南桐矿区为民营企业发展开绿灯”为主题，“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资金、场地等问题”为副题的形式刊发了逾千字的消息，同时配发了《先把门打开》的700多字本报评论员文章。

消息除事实未变外，几乎脱胎换骨，但文尾作者署名却只写上了“唐富斌”三个字。

消息发表后旋即掀起两江热潮。巴渝大地一波又一波的人前来万盛学习的时，也把这个区的民营企业发展浪向了一个新的潮头。

时下的万盛，冒着黑烟的国有落后厂矿早已退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镶嵌在46个大大小小公园绿地中的福耀玻璃、珠海光宇、东方希望、惠伦晶体、澳镁材料、瑞士卡德等80多家国内外规模知名民企，民营经济已占据了

山川自留痕

“3月25日下午，记者在南天乡石林附近，见一群10多岁的小学生扛着刚私自从山林里砍伐的木棒棒往回走。”

“3月26日下午2点左右，在景星乡石门村后垮队的一崖边上，几个农民正在砍伐十多棵树木。经查询，完全是乱砍滥伐。”

……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道即刻引起社会关注。

南桐区政府旋即出台一系列管护举措，后来又成立国有、民营旅游企业，累计引入资本近100多亿元开发了国家5A级黑山谷、5A级石林、九锅箐森林公园等20多个风景名胜，使山区成千上万直接以林木为摇钱树的父老乡亲放下了手中伐木的斧头、弯刀，走上了森林旅游、以景致富的路子。

我的中学同学梁正林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今的他在黑山经营起了酒店，当上了老总。像梁正林那样靠旅游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山里百姓不乏其人，他们过上了做梦也未曾想到的乡间一幢小洋楼、城区一套小区房的小康日子。

生态休养生息涵养了渝黔边区的绿水青山。

今天的黑山、石林、丛林、白花、南天门、堰石、九锅箐等地森林覆盖率已高达95%以上。渝黔动植物基因库、负氧离子为大城市10倍的中国氧吧、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旅游度假区等金字名片，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乡亲们说：“报纸以前喊我们要放下手里的伐木开山（对斧头的称谓），现在看来是放对了。”

开门 喜迎凤凰来巢

1988年的仲夏，北京，国务院同时公布了三个有关私营企业发展发展的暂行条例。

此时，身在重庆的私营企业主，在潮湿、闷热的空气里感到了欣喜的凉爽。

70年 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

唐富斌

张三记者、李四编辑…… 每每遇上重庆日报的老朋友，萦绕茶味清香的龙门阵里，总要习惯性提及好多好多熟悉的人名来。而正是这些人与他们采写、拍摄、设计的那些消息、通讯、言论、图片、副刊作品和报纸版式，成就了70年来重庆日报端庄、担当的品相。

对于“千年溱州，抗战煤都”的万盛，30多年前重庆日报的三次报道，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护绿 赢得金山银山

那时，我还是南桐矿区（即原重庆第七区，后改名万盛区）工商局机关的临时工，家住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黑山，时称“山城绿珠”。

“小唐，有人找你。”1988年阳春三月的一天，局机关门岗的同志喊我。

“我是重庆日报群工部的记者蒋宏，他叫胡建文。你是我们的通讯员，今天我们想请你帮忙了解黑山遭到乱砍滥伐的事。”

原来，日报群工部收到了一封题为《要求严惩破坏森林资源的不法分子》的读者来信。他们深感黑山森林事关重庆，问题重大，但唯恐耳听为虚、言过其实，于是便有了此行。

为免受干扰，蒋宏和胡建文不辞辛苦自行沿着陡峭的山路，先后来到当时重庆海拔最高为1973米的黑山狮子峰、羊啊坪、羊跳岩、猴石阡、石门、石笋、罗家箐、鲤鱼河（现黑山谷）、南天乡的石林、南天门、白花、南峰山、眼镜塘、崇漫滩、溪源、龙门槽等地现场采访。

一路上，掌握了一手资料后，蒋宏、胡建文的心里有了底。

1988年4月3日，《重庆日报》以《决不能再干糊涂子孙后代的事了》为题，几乎用第四版半个版面刊发了记者调查、现场图片和读者来信。



陌村(中国画)

陈茂华



黑山林海

曹水龙

摄影 重庆